

祖母超越了生命意义静立在时间的远方。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落差流荡在她生命的正面和背面。太祖母终年沉默。在太祖母绵软的沉默世纪里，我爷爷这一辈早已湮没，只剩下她老人家站在家族的断层带上遥远地俯视她的孙辈与重孙辈。太祖母的眼中布满白内障，白内障使她的俯视突破了人类的局限，弥散出宇宙的浩淼苍茫，展示了与物质完全等值的亘古与深邃。



— 学生版 —

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毕飞宇 小说

主编◇李晓明
吉林文史出版社

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感受毕飞宇的小说创作

王俊杰

中国新时期的文坛,无论在创作数量还是作家人数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后来的寻根文学,从现代派到风靡一时的先锋小说,从新写实到后来的晚生代等等。各家流派层出不穷、前仆后继,可谓“各领风骚十几年”。但是这一时期真正能够深入人心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当各家在纷争中逐渐走入低谷的时候,毕飞宇以他穿越古今的胸怀,体贴人性的心灵以及出神入化的语言,为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增添了一抹绚丽的颜色,同时,毕飞宇的加盟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一股鲜活的生命力。

毕飞宇的创作源于20世纪80年代,受当时主流文学“先锋小说”的影响。在他的早期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先锋”的影子,如荒诞诡异的叙事语言,但是毕飞宇并不是完全的复制“先锋小说”的叙事风格,而是在借鉴中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毕飞宇将历史的神秘感和对其强烈的好奇心加入到创作之中,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拷问和反思。例如《叙事》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将人生、历史、宇宙、现实等多个话题穿插于一体,在对历史真相的寻找以及对性的追溯中是痛苦与矛盾的挣扎。他在现实与虚实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极力地寻找着艺术的和谐,引起人们的反思和质疑,也揭开了历史神秘的面纱。在《祖宗》中弥漫了恐怖、阴森、凄冷的色彩,太祖母百年沉静的画面仿佛是在等待死亡,在生与死的交叉中我们看到了人性自身恐惧时散发的邪恶。“儿孙们”对太祖母的“谋杀”暗指着人们对历史的篡改和试图掩埋真相的虚伪。毕

精神世界、关注心灵成长的雷钟。

毕飞宇在创伤中逐渐淡化了对历史抽象的讲述和描摹，以历史为背景演绎了一幕幕鲜活的故事。毕飞宇出生于1964年，可能是受童年生活经历的影响，他的小说多以“文革”期间为背景，在这些小说中他没有描写宏大的场面，而是以一些小人物的命运为线索，对“非常态”时期人性给予了深刻的剖析，有着借古讽今的现实意义。如《白夜》，对食物过度的追求使孩子丧失了童真和善良，变得疯狂而又狠毒。足以说明当人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人性中的恶就会如同一种易于挥发的膨胀剂，使人越发的邪恶恐怖，所以说文革是个可以将人变成鬼的时代。《怀念妹妹小青》追溯了“小青”短暂而又痛苦的一生。毕飞宇将一个时代的悲剧浓缩在一个无辜而又天真的孩子身上，是对生命的惋惜，也是对时代的一种控诉。在这部小说里，毕飞宇再现了“文革”期间荒诞的举动和异化的人性。再比如《螭螭 螭螭》借用亡灵转世的假说，以螭螭之间的争斗暗指人与人之间的无休止的斗争，更集中地批判了时代对人性的压抑、扭曲的丑态。《地球上的王家庄》中，以孩子的视角进行叙述，更倾向于对“文革”时期文化的反思。在这个黑白颠倒、本末倒置的时代，孩子的天性以及知识分子的人性都处于一种被压抑和被扼杀的状态。毕飞宇用充满哲理的语言，独特地释放着自己的“文革情结”，同时承载着历史、社会、伦理、政治等多方面的暗示。作为万物的主宰，我们看到“文革”期间无辜的生灵惨遭涂炭。过去的历史不能再现，但是我们应该在历史的教训中学会反思、学会思考、学会生活。

从对历史的反思到对人与社会问题的关注，社会/历史，人生/哲学，外现/内隐，在无数个矛盾中，毕飞宇穿梭在各色人物繁乱复杂的情感生活之中，毕飞宇对人的关注一直是他创作的坚实基础。他以不同的视角和艺术手法塑造人物，剖析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过程，从而反映人所存在的现实社会环境，这种对人性的探究深入人心。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非《青衣》、《玉米》莫属。在这两部作品中毕飞宇对两位主人公的心理作了

细微、耐心的解剖和展示，将人物的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出戏有一出戏的命”。《青衣》中作者将人生与戏融为一体，客观地描摹了一代青衣——“筱燕秋”惨淡的艺术之路和人生之路。筱燕秋将理想与现实混淆，使得她对艺术的追求产生了强烈的错觉，现实生活的残酷使得她所做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让悲剧更悲惨，最后，当“筱燕秋”一个人边走边唱地消失在人们视野之中的时候，留给大家的是辛酸的感叹和惋惜。毕飞宇所给予“筱燕秋”的艺术内涵不仅仅是一个符号的代表，而是一种狂热的人生态度的分化，是欲望与自我定位的一个严重偏差。《玉米》继承着毕飞宇小说中人物压抑、执着、疯狂的心理。“玉米”面对家庭权力的崩溃、“美丽爱情”的支离破碎，在孤独与绝望中痛苦地挣扎，最终以青春为代价选择了对“权力”的屈从。玉米对“官本位”的认识使她期待这“凤凰涅槃”般的新生，但是“玉米”这样的选择无疑是对自己的又一重伤害，对青春与自由的丢失和放弃加重了小说本身的悲剧色彩。在毕飞宇的笔下，女性形象具有悲剧的气质、悲剧的生存环境、悲剧的遭遇。追根溯源是中国几千年“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无论她们怎样地试图努力都注定为这张网所困死，注定悲剧的归宿。

纵观毕飞宇的整个创作过程，他的小说始终洋溢着灵动的气质，富有哲理的语言充满了对历史强烈而深刻的反思；轻盈而凝重的叙事风格、对人物内心的细微剖析、丰富而博大的艺术内涵展示了令人咀嚼和回味的悲天悯人的大家风范。毕飞宇将历史与现实交织于一体，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审视和批判，让人们在一个又一个悲剧气氛之中学会感悟生命中隐喻的“痛”。

2006年4月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目录

1
祖宗

10
叙事

62
是谁在深夜说话

68
姑娘的弥留之际

76
哺乳期的女人

84
写字

92
白夜

101
怀念妹妹小青

110
青衣

158
蝓蝓 蝓蝓

170
地球上的王家庄

178
玉米

祖宗

太祖超越了生命意义静立在时间的远方。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落差流荡在她生命的正面和背面。太祖母终年沉默。在太祖母绵软的沉默世纪里，我爷爷这一辈早已湮没，只剩下她老人家站在家族的断层带上遥远地俯视她的孙辈与重孙辈。太祖母的眼中布满白内障，白内障使她的俯视突破了人类的局限，弥散出宇宙的浩淼苍茫，展示了与物质完全等值的亘古与深邃。太祖母至今绵延清朝末年的习惯与心态。太祖母不洗澡。太祖母的身上终年回荡着棺材与铁钉的混杂气味。太祖母不刷牙。太祖母不相信飞机。太祖母不看电视。太祖母听不懂家乡方言以外的任何语种，乃至电波传送的普通话。

太祖母的每个清晨都用于梳洗。百年以来一日不变的清代发式是她每天的开始仪式。然后太祖母就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持续几个小时打量她第一眼所见的东西。她老人家的打量像哲学研究，却又视而不见、似是而非，历史结论一样有一种含混与空阔的笼罩。每年冬天太祖母总是盘在阳光下面，阳光似乎也弄不透她，就在她身体背后放了一块影子。——这是十多年前太祖母在我心中的木刻式构图。十年前我只身入京求学，离家的那个清晨我回眼看太祖母的小阁楼。太祖母早就起床，皱巴巴地站在小阁楼的窗口，岁月沧桑呈网状折皱盖在她的面颊上面。太祖母的静立姿态如一只古董瓷器，所有裂痕都昭示了考古意义。我知道她老人家看不见，却对她招招手。我猜想这一去或许便是永诀，心中便无限酸楚。十年之后太祖母依旧古董瓷器一样安放在窗口，这时候我已是我儿的父亲了，处处可见十年风蚀。太祖母静然不动，十年的意义只是古瓷表层的另一层灰土。

我是收到父亲的加急电报携妻儿返回家园的，我的家园安放在灰褐色小镇的幽长巷底。走进我家要在小巷拐五个弯口同时跨越十一道门

槛。这里头包括一个昏暗幽湿的过道，过道的上面便是一间木质阁楼，里头住着我的太祖母。

阁楼的空间因太祖母成了另一个宇宙，在家园的一角冥冥迷迷。太祖母不许人进去，很小的时候就听太祖母说：“你们别想进去，除非我死了。”父亲这时总要说：“好端端的说什么死，我们不进去，谁也别想进。”

这一回返回家园我目睹了极大变化，家园的四周因拆迁而衰败杂乱。拐过第三个弯口我就看见和我家共一堵西墙的邻居业已搬迁，只在我家的西墙留下砖头和木条的历史痕迹，那些痕迹过于古老，反而成了现代意味很浓的平面构成。太祖母的阁楼孤立在一方，显得苍凉无助，使人联想起峭壁上的悬葬木棺。

晚上太祖母被保姆搀下来吃饭，我走上去喊道，太奶奶。太祖母的眼睛杳远地盯住我，好半天说，下午我听到你的脚步了。我让妻子给太祖母请安，妻抱着儿紧张地甚至说恐怖地站立在太祖母面前。我一时想不起我儿子该怎么称我的太祖母，我只好替我不会说话的儿喊一声“老祖宗”。太祖母在我儿的面前站立良久，两只手在我儿的尿布里哆嗦抚摸。后来太祖母笑了，她笑时脸上如旱地一般开了不规则罅隙，我知道太祖母一定摸到了我儿的小东西。太祖母缩回手，在指头上蘸了些唾沫，搵在了我儿的眉心。我儿惊哭了一声，太祖母对我儿文不对题地喊：老祖宗。我以为这是个错误，但我无法破译这里的宇宙玄机。

太祖母说：“他们到底还是走喽。”我知道她是说旧时的隔壁邻居。“祖上爷告诉我，我们做邻居有日子喽。”太祖母说，太祖母说话时一口完整无缺的牙发出占化石一样的光泽。“砌这房子时，崇祯皇帝还没有登基呢。”太祖母说完了就长叹一口气，这个晚上再也没有说一句话。她的长叹在我耳朵里穿越了太祖母的沉默，彗星的灵光一样一直倒曳到远古的明代。

我看见了家园在时间之液中波动，被弧状波浪拍打的岸一直是太祖母的牙。这真是匪夷所思。

父亲送走太祖母后对我说：“赶了一天的路，早点歇了，有事明天说，——你们就睡我和你妈的床。”父亲说完便打开了东厢房的木棂门，我记得那里头一直停放着太祖母的棺材，父亲每年都要上一层漆，黑中透红。棺材几十年来安静地随地球绕太阳公转，与阁楼中的太祖母相互推诿、相互盼望，期待赋予对方以意义、以结局、以永恒的默契。“你睡哪儿？”我问父亲。

“你太奶奶的棺材。”父亲说。

妻紧张地望我一眼，极不踏实，欲言又止的样。父亲安静地掩上门，随后东厢房就黑得如一只放大的瞳孔。

刚上床妻就说：“怎么睡在棺材里头？”我说：“这有什么，都是一家人，生生死死都在一起的。”妻说：“再怎么活人也不能和死人住一起。”我安慰妻说：“这是我们的家风，睡棺材也是常事，有时还争着睡呢。早年我的一哥一姐夭折了，太祖母不许外葬，不就让爹埋在床下了。”

妻突然坐起来，——哪儿？

就床下，我用脚捣捣床板，发出空洞的回音，就在这块板的下面。

妻的眼里渗出了绿光，她抓着我的小臂就说，你们家是怎么弄的？

也不是我们家弄的，我说，家家都一样。

妻抱紧了我的腰，我怕，妻说，我怕极了。

父亲说，叫你回来是为你太奶奶。我说，太奶奶快不行了？父亲很沉痛地摇头说，那样就好了，父亲说，不怕外人笑骂，我现在是巴不得她老人家死掉。我说你怎么这样，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父亲低了头就不语。父亲沉默的样子像太祖母的另一个季节。

还有十来天你太奶奶就整一百岁了，父亲说。太奶奶看来已成了父亲的沉重木枷，父亲抬起头望着我，说，你看见她老人家的一口牙了？

我听不懂父亲的话。我弄不懂他的话里有什么意思。

父亲拉拉我的西服袖口，悄声说，人过了一百岁长牙，死了会成精的。怎么会呢？我说。

怎么不会呢？父亲说。

谁看见成精了？

谁看见不成精了？

怎么会呢？我这么自语，我的后背禁不住发麻排了凶猛的芒刺。我从父亲的眼里看见了妻子眼里毛茸茸的绿光。妻子怕的是死，父亲惧的却是生。

爆破声不停地在我家四周晃动。若干朝代在 TNT 的浓烈香味里化作齑粉与瓦砾。建筑与瓦砾之间的相对静止史书上称之为朝代。每一幢建筑的施工者总是尽其所能使它坚固，尔后人总是抱怨：你弄那么坚固又有什么意思？朝代就这样，如建筑与牙齿，长了又脱。TNT 的气味如佛国香烟，变更了体态呈现超度者的玄妙。

我的儿在天井里蹒跚。他扶着我儿时常扶的红木方杌子独自嬉戏在天井的一隅。他专注地玩一根竹筷子，玩了快两个小时了，流着口水哼着上帝才能听懂的礼乐。太祖母一定是因为我的儿才没有上楼去的，她站在天井的另一角落，打量我的儿，听我儿的歌唱。太祖母走近了我的儿子，他们用非人类的语言心心相印地交谈。他们的脸上回荡起大自然赋予人类最本质的契合，日出日落一样呼应，依靠各自的心率传递春夏秋冬，使人类对应出宇宙最美妙的精华。他们在谈。没有翻译。如同风听得懂树叶的声音，水猜得透波浪的走向，光看得见镜子，瞳孔能包蕴瞳孔一样。妻说，他们玩什么，怎么那么开心？太祖母回过头，对我说：“我死了，你从你儿的身上扯块布下来，包上他的头发，缝在我的袖口上。”我说太奶奶说什么死，您老还小呢。太祖母说：“别忘了。”我便说，好的。太祖母笑眯眯地说：“活在世上，不论多少年，就睁开眼、再闭上眼。要说到千年寿万年寿，还是在阴间里头。一块布，你记好了，千万不要忘了。”

太祖母的百岁生日渐渐临近。我的整个家园被一层恐怖笼罩着，仿佛拆迁的烟尘，无声无息飘落在我家的桌面、瓷器的四周。

父亲的十二个堂弟晚上聚集在我家。我坐在一边，太祖母的牙齿在我的想像中发出冰块的撞击声。他们闷头抽烟。他们的心不在焉里有一种历史关头的庄重气氛。没有人开口。在历史的沉默关口最初的结论往往直接等于历史的结果。这是我们的习惯性做法。这时候门外轰隆又响了一声，这一声提醒我返家的道路已把我送回了明代，这个想法增加了我内中的颤栗。

最终父亲从烟雾里抬起头，父亲坚定地说，拔。父亲说完拔掉头望了我一眼。这一眼使我感觉到我对历史不堪重负。我对他笑了笑。我自己也弄不懂我笑什么。许多重要的场合我总挂着一脸的蠢笑，内心空洞如风。我相信许多人都看到了我愚蠢的笑相。

一切全安稳下来后妻抱怨说，怎么这么乱？你们家怎么这么乱？孩子的手老是一惊一惊的。我说快好了，过两天就好了，马上就会稳定下来。妻又说，孩儿的鞋怎么又不见了？我说怎么会呢？谁要那么小的鞋。妻说是不见了，那双红色的，我找了很久了。我有些不耐烦，说，丢了就丢了，明天再买不就得了。妻说真见鬼了，昨天丢了你的耐克，今天又丢了孩子的，真是见鬼了。我说你□□什么？省两句，让母亲听到了又要生事。

给太祖母拔牙是我生命史上最独特的一页。一大早飘起小雨，那东西不完全是雨，只能说像雨像雾又像风。天空中分泌出很浓的历史氛围。阴谋在我的家园猝然即发。只有被盘算的太祖母在阴谋之外。我们全做好了准备，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有一种把握命运、参与历史的使命冲动与犯罪快感。这是人类对待历史的常识性态度。太祖母坐在窗前，安闲如梦，像史书上的无事季节。我们全埋伏在太祖母的四周，不动声色，在地上投下我们的巨大阴影。

中午时分五叔来到我家，面色紧张，忧心忡忡。五叔喊出父亲，站在屋檐下面对父亲说，麻药弄不到，医院控制很严。父亲的脸色难看极了，像千年古砖长了青苔。拔不拔？五叔说。父亲没开口，对太祖母的小阁楼低下头，父亲说，奶奶，让您老遭罪了。

到处都潮湿湿的。久积的灰尘全膨胀了开来。很长时间之后我都擦不干这段记忆中浅黑色的水迹。叔父们整个下午都在我家堂屋里喝酒。这桌酒是为太祖母办的，她老人家下楼也就格外地早。太祖母的脸上是笑，能见度很低，隔了一层不祥笼罩。她的表情时常夹着相当弄不清的成分。太祖母一入座叔父们就忙着敬酒。父亲说：“奶奶，老寿星您就快一百岁了，奶奶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太祖母笑笑：“不能再活了，太祖母端着酒杯很开心地说，再活不就成精了？”太祖母这么说着自个干了酒，叔父们的脸色就阴暗了下来，出现了惶恐神色，他们的酒杯在手里显得沉重而迟疑，幸好太祖母看不见。

我对以下的沉默时间失去了概念。可能是几分钟，也可能是太祖母的肩头又上了一层尘埃，我一直弄不清楚。在这个沉默的尽头父亲和他的十二个兄弟离开了坐席，齐刷刷地跪在了太祖母的面前。太祖母有些合不拢嘴，每一颗牙都在笑。太祖母说，起来，小乖乖，都起来，早就不信这个啦！小乖乖们在地上黑糊糊地站了起来，三叔拿了绳子，七叔手执老虎钳，九叔的手里托着一只红木托盘。过了一刻太祖母的牙齿全排在木盘里了，牙根布满血丝，我觉得这些带血的牙齿就是我的家族，歪歪斜斜排在红木托盘里头，后来我儿一声啼哭，那个念头便随风而去，不可追忆。我后来再也没能想起我当时的念头，只记得那种迅猛和生硬痛楚的心理感受，再后来我闻到了TNT的气味，我就像被冰块烫着了那样被TNT的气味狠咬了一口。

十叔说，大哥，这血怕是止不住了，要不要送医院。父亲说，不能去，医生一看会全明白的。太祖母倒在地砖上，两片嘴唇深深地凹陷下去，

人的牙很怪，平时看不见，少了它人就面目全非。太祖母一百岁的血液在她的唇边蜿蜒，比时间流逝得更加无序。太祖母卧在地上气息喘噎，喉管里发出的吱吱声桨橹一样欸乃，她老人家的皮肤在慢慢褪色，与旧宣纸仿佛。九叔说，奶奶快不行了。五叔说，快灌水，你们都僵在这里做什么？七叔试了几回，抬起头只是晃，不行，灌不进。

这时候西厢房响起了我儿的啼哭，我冲进去对妻说，怎么弄的？你怎么孩子都带不好？妻说孩儿要哭我有什么办法？你们吵吵闹闹都在干些什么？我说没你的事，你不要多嘴，我不叫你你不要出来。妻一边哄着儿子一边说，走进你们家像进了十八层地狱，吸口气都不顺。我虎下脸来，说，你说完了没有？

父亲说，卸块门板，地上太凉。几个老头七手八脚把太祖母抬上了门板。我走过去拨开太祖母的上眼睑，白内障的背后瞳孔如同夜色一样笼罩了太祖母生命的大地。我轻声呼唤：老祖宗，老祖宗！太祖母的脑袋就从我的肘弯滑向了手口。

十三个孙子一同跪下去。他们的驼背使他们的跪显得虔诚。

太祖母的尸体平放在棺材盖上，这个棺材盖至少有三十岁年纪。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一同前来吊唁，他们穿过那个湿暗的通道，提着纸钱来吃一口很长的寿面。我的十二个叔父连同我这辈的三十七个兄弟轮流为太祖母化钱。纸灰在我的家园四处飘拂，从我家经过的人身上一律飘动起纸钱里栩栩如生的死亡气息。甚至连老鼠都出洞了，趁人不备时紧张地逃窜。

我跪在太祖母的面前心中积满麻木。作为太祖母的长房长孙的长子，我捕捉到父辈们眼里宽松愉悦的神色。太祖母的牙被他们单独埋在了不同的地方，这使她死后成精的可能不复存在。我不停地设想太祖母成精时的样子，但我的想像力始终没有突破“人”的常规款式，这让我失望。好几次纸钱的火舌舐痛了我的指尖。我知道阴间的钱是烫手的，正如阳间的钱是冰冷的，总不易于让手接近。父亲在煮面条，他煮了一锅又一锅。全镇的人都来了，他们究竟要看什么谁也没有把握。不少人把太祖母脸上的纸掀开，太祖母的嘴巴很可怕。死亡总是把死者嘴角最难看的瞬间固定下来，使死亡变得狰狞可感。人们就这样来了又出去，每个人都差不多。他们跨过我家明代就横卧在那里的门槛，临走时人们从明代跨出去，跨出的石巷又一直延续到明代。这个幻觉每个人从道义上

说都应当有。TNT的剧烈爆炸也无能为力。

叔父们提前给太祖母收殓说明了他们心中的慌乱。棺材收容了我的太祖母。棺材如一部经典著作记录了生死奥秘。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给太奶奶守三天的灵。父亲说守灵时两手扶着棺材，我一听“守灵”心里就咯噔一下，“灵”是什么？在我的想像中“灵”比生命本身更加活蹦乱跳，这个想法叫我不踏实，但我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便是灭顶之灾。我儿子上衣上的那块黄布早已成了一面旗帜，飘扬在我太祖母的灵光之前，太祖母依靠这面生龙活虎的旗帜在阴间霸道纵横，大鬼小鬼对她奈何不得。父亲说，太祖母可以逢凶化吉了。父亲对阴间的事比对阳世更具城府，我们的先辈大多如斯。

惊人的事发生在午夜。在这个飘满 TNT 气味的蓝色夜间，我的家园彻底陷入了生死困惑。遵照父亲的旨意我们在守灵。太祖母的棺材停在堂屋，被两只支架撑在半空。我睡在棺材的下面，豆油灯在棺材的前侧疲惫地摇晃。许多白蜡烛在长香的缭绕中打着瞌睡。生面条、馒头以及正方体的豆腐、凉粉上布满铅色纸灰。外面有打桩机的声音，气壮如牛又粗喘吁吁，我的古老家园显得衰败、充满死气。零点过后守灵的人差不多全困了，几个叔还在四仙桌旁支撑，眼堂里闪着青色的光。他们在打麻将，每一张牌被他们放到桌面都棺材一样沉重。

二条。

八万。

跟。

我的耳朵里响着他们的叫牌声，梦如同傍晚的蝙蝠斜着身子神经质地飞蹿。我不知道我睡着了没有。我没有把握。这些日子我睡下像醒着，醒时又像入眠，做的梦也大半真假参半难以界定。我听见七叔说，最后一圈，打完了让他们几个来接，我隐隐约约听见七叔这么说，随后是洗牌的声音，像夏雨落在太湖石的背脊上。听这些声音我相当恍惚，但接下来的声音我听得真切。在神的预示下我听到了那种尖锐声响，无限古怪从天的边缘而来。我撑起上身，我的头顶差点撞到棺材的底部。我闻着棺材板的古怪气味听到了指甲在木板上爬动的声音。我甩一甩脑袋，这时候屋里全静下来，他们显然也听到了什么。我们相互打量的眼神里有一种绿幽幽的惊恐。我们终于听清声音是棺材里发出来的，棺材如一只低音音响渲染了太祖母的指甲对棺材的批判与不适。我的两只手就

松下去了。几个叔父一齐盯着我，他们的目光过于炯炯接近了生物极限。棺材里指甲的抠动无力却又丧心病狂，如衔在猫嘴里的鼠，无望热烈地尖叫，充满死亡激情。太祖母在一片黑暗中一定睁开了她长满白内障的眼睛，同时张大了无牙嘴巴。太祖母渴望光与空间。太祖母的三寸金莲憋足了力气，咚咚就是两下。这两句总结性的批判在我们的后背扯开了一道缝隙，八百里冷风直往里头飕。

五叔说，打开，快打开。其实五叔的表达没有这么完整，他的舌头咸肉一样硬。

三叔最初没有开口。三叔后来说，怎么指甲没有较掉？我们就一同记起了太祖母的灰色尖指甲。这个危险的物质成了未来乡间传说中最惊心动魄的部分。

然后我们屏紧了呼吸，整个生命投入了谛听。声音越来越弱，间歇也越来越长。最后一切和棺材一样平静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太祖母左手的食指一定跷着，她老人家当初不肯抠下来有她的道理。这实际上是常识，但我们一家等待了很久。

出殡后太祖母的后裔们跨完了火把。火把在旷野里筑成生死之间一道墙。不确切。跨过火把你就又一次逾越了生死屏障。火苗在每个人的胯下卖力工作，青紫色的烟飞上天去，变更多种图形，仿佛古人留给我们的谶语，难以辨别。我只知道那些话一半写在羊皮上，一半写在半空。

到家时走进过道我们情不自禁止步。我说，到小阁楼上看看去。父亲说，其他人站着，就我们俩上去。挪开门，上个世纪的冷风披着长长发了长长的指甲就抓了过来。小楼上空空荡荡。一张床一张梳妆台而已。父亲和我无限茫然，好奇心就向着现实做自由落体。

父亲说，鞋，你儿的小红鞋。我走上前，我儿的红色鞋口在床下正对着床板。我又看见了我的破“耐克”。在我的耐克后面，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是一双草绿色解放鞋、松紧口单布鞋、两片瓦、木屐……我注意到这些螺旋状排列的鞋子正以轻松的脚的表情面面相觑，自信而又揶揄。我的错觉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我看见我的家族排着长长的队伍螺旋状款款而至。他们用我的家园方言和家族遗传神态向我招呼。像时间一样没有牙齿，长了厚厚的白内障。

父亲说，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我刚想向父亲问这样的话。听见父亲的声音我接下来又沉默了。

简析

英国法学家科克说：“家庭是你的城。”如果把家庭比作城，那么毕飞宇小说中的家庭则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城。跨过小巷的五个弯口，同时跨越十一道门槛和一个昏暗、幽湿的过道，告别了TNT爆炸与膨胀的现代社会，作者带领我们经历和见证了一场悲凉而又荒诞诡异的家庭“闹剧”。

“太祖母超越了生命意义静立在时间的远方。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落差流荡在她生命的正面和背面。”小说这样开篇，不仅给予了太祖母深刻的寓意，也增加了小说的神秘色彩。全篇围绕太祖母一口完整的古化石般的牙齿展开。以父亲为首的父辈们出于对“百岁长牙，死后变妖精”的恐惧，用残忍的手段拔掉了太祖母的牙，致使太祖母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在整个过程中作品四次加入了“眼神”的描写，“渗出的绿光”、“毛茸茸的绿光”、“闪动的绿光”、“绿幽幽的眼神”。第一次有关眼神的描写是前奏，随着故事的推进，眼神的恐惧在不断地加深加重，尤其是第四次，当棺材中发出指甲抓挠的声音时，人们恐惧的眼神渲染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氛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这四次眼神的流露，确切地说是源于内心的恐慌。“我”的“儿子”在整个小说中的位置并不是很重，但他的几次出场似乎都具有与众不同的寓意，正是因为“他”的出现，才有了“祖宗”的称呼。“儿子”作为我生命的延续，一个未被这个家庭熏染的独特个体，保持着人的自然纯真的本性，他每次微弱的反应都与父辈们的举动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生与死、TNT与传统、理性与良知交织的矛盾中，毕飞宇多次提到了“历史”这一词语。父辈人的强权改变了生活原本的平静。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正是因为“人”的介入才改变了“时间”在“历史”中的概念。历史的真实犹如太祖母的生命，在无声无息之间，接受着人类强权的裹挟。在作者的意识里，人类对待历史的“常识性态度”，就是“一半写在羊皮上，一半写在半空中”。



叙事

那场雪从午后开始。四点钟天色就黄昏了。积雪封死了村庄。村里的草垛、茅棚和井架都溜浑圆。父亲进了家门一边掸雪一边抱怨说，怎么又下了？父亲一直盼望一个晴和的太阳，把草垫、棉花出一回潮，尔后做好窝等我娘分娩。那时候父亲还不明了未来城市里雪花的意义，不知道雪花和摇滚、足球一起支撑了世纪末的都市激情。我注意过都市少女看雪的瞳孔，憧憬里闪耀着六角花瓣，剔透而又多芒。她们的羽绒衣在雪花纷飞中翩翩起舞。她们对雪花的礼赞感染了我。我弄不懂父亲那时为什么有福不会享。

父亲进屋后反身掩门。我的母亲坐在小油灯下面。母亲在那个雪季里一直呆在屋里，认真地做针线，认真地怀孕。我母亲在灯下拿针怀孕的静态有一种古典美，鼻梁和唇沟呈现一道分界，半面橘黄，半面昏暗。父亲关门后看见小油灯的灯芯晃了一下，母亲这才抬起头，与父亲对视。父亲看完我母亲便从怀里掏出纸包，扎着“十”字形红线，是半斤红糖。父亲一勺一勺把红糖装入瘦颈玻璃瓶。父亲一早就到镇上去了，先找过组织，这是他成为右派后第一次汇报“思想”。他告诉组织汗水使他的思想与感情产生了“巨大变化”。这时候已是午后。天压得只有树那么高。父亲蹲在巷口的“丁”形拐角，从怀里掏出两个烧饼，吃到一半父亲记起该到商店去买红糖了，这是麻大妈关照的。麻大妈关照买红糖时脸上的麻子无比严厉。麻大妈说，砸锅卖铁你也要买，不吃红糖女人就打不净血，淤在肚里头要落下病根的。父亲听任何人的话，父亲当然听麻大妈的指教。父亲买回了半斤红糖。他的贮藏过程充盈了要当父亲的复杂心态。后来父亲听到一声呻吟，回头看见母亲僵在了那儿。母亲的眼神和手上的女红朝两个方向延伸。父亲说，怎么了？母亲说，疼。父亲慌乱地舔过手指上

的糖屑，跨上去拥住母亲。母亲用一种绝望的眼神盯着父亲，不行，母亲说，肚子，不行了。父亲把母亲抱上床，转脸冲到接生婆麻大妈的门口。父亲用力拍打木板门，高声呼叫麻大妈。父亲的呼叫语无伦次。麻大妈拉开门，一手抓着棉花一手捏着纺线砣。麻大妈耷拉着厚大下唇，问，觉了？父亲说觉了。麻大妈捻过线砣慢悠悠地回了一句话，回去烧水，烧两大锅水。父亲说，她在叫，她疼得直叫。麻脸婆走回堂屋自言自语说，随她叫，女人就这样，配种时快活得叫，下崽时疼得叫，女人哪有不叫的。

严格地说到此为止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我母亲，是我。我正在娘胎里，也就是幕后，精心对生活垂帘听政。我对身边的事一无所知，但这不要紧，我的地位决定了我可以这样。至于母亲，她必须挨痛受苦。上帝安排好了的。

风停了，雪住了。雪霁后的子夜月明如镜。地是白的地，天是蓝的天。半个月亮，万籁俱静。碧蓝的腊月与雪白的腊月在于子夜交相辉映。世界干干净净。宇宙一尘不染。

我的落草是在凌晨。在纯粹的雪白和纯粹的碧蓝之间，初升的太阳鲜嫩柔媚。我这样叙述是自私的，把自己的降生弄得这样诗情画意，实在不厚道。但诗情画意不是一个好兆头。在这里我要交代一个细节，接生婆麻大妈最初见到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脚尖。我弄不清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我的样子糟糕透顶。麻大妈一见到我的脚趾脸上的神情说变就变，所有的麻子全陷进去，那张厚重的下唇拉得也更厚更长。我的脚趾冒着热气，粉红色，沾满白色胎脂。麻大妈回头对父亲说：“是寤生。”父亲的脸上顿时失去了颜色。父亲的大惊失色一半缘于我们母子的安危，另一半则是让麻大妈的话给震的。目不识丁的麻大妈竟然把“难产”说成了“寤生”，那两个字在父亲的耳朵里无比振聋发聩。这和麻大妈的名字叫“雅芝”一样匪夷所思。我是在大学一年级读《左传·隐公元年》知道“寤生”一说的。史书上说：“……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庄公因难产而遭到生母的厌恶，可见“寤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我的降生姿势并没有给我的母亲造成致命的麻烦。麻大妈用她的手掌握住了我的小腿，尔后托住我的腰。我猜想这时候麻大妈已经看到了我腿根的小玩意了。她的接生陡增激情。我的身体热气腾腾，像